

海外影视观察

让所有人“伐开心”的奥斯卡，可能已经不重要了

▼奥斯卡热门影片《小丑》剧照。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电影《1917》剧照。

■热门电影《小丑》《爱尔兰人》《1917》和《好莱坞往事》，(被迫单身的)男人/老男孩、黑帮和战争，三个主题撑起奥斯卡和好莱坞牢不可破的结果，恪守着最顽固的内部视野

▼改编自同名世界名著的电影《小妇人》，由格蕾塔·葛薇格导演。图为剧照。



■本报记者 柳青

格蕾塔·葛薇格导演的最新片《小妇人》公布中国内地定档2月14日的当天，2020年的奥斯卡入围名单公布了，这部被金球奖“彻底无视”以至于让业内群起而维护的电影，得到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六项奥斯卡提名。但葛薇格仍然被排斥在最佳导演的候选之外。

本世纪开启了第三个十年，而在过去一周内相继公布的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和奥斯卡提名，让人看到被好莱坞主宰的电影工业仍然是“白人老男孩中心制”的游戏。

黑帮、战争和单身男——奥斯卡的结局

2019年是女性导演丰收的一年。玛缇·狄欧普《大西洋》在塞内加尔的背景下，把性别政治的主题融入贫穷、阶层和移民的复杂语境中。卡提柏的《为了萨玛》，从母亲的视角呈现叙利亚内战中反常的日常，残酷的血与死和温柔的乡愁，都是生命能量的一部分。乔安娜·霍格的《纪念品》展开了“长大未成年”的女孩在男女关系和母女关系之间的撕扯，创作者面对英式传统客厅剧的内容，抛弃了佳构剧的技法，转而用纯粹电影化的方式

呈现人物的情绪流动。瑟琳·席安玛的《燃烧女子的肖像》，在“冲破礼教束缚的禁忌之恋”的俗套故事里，不落俗套地创造了女性对女性的凝视，女性成为女性的镜像。奥利维亚·王尔德的《高材生》看似是小格局的糖水青春片，但创作者在身体解放和性别认同的讨论中给出了女性本位的视角和叙事。池娜叶·楚蒂的《宽宥》，用四年半调研，花17天拍摄，创造了极简主义的剧作和视听，探讨“死刑”的法律流程对执行者和被执行者双方的异化。卡斯·莱蒙斯的《哈丽特》是一部传记片，哈丽特是第一位被印刷在美元上的女性，她从一个马里兰州的逃亡黑奴，成为抵抗组织“地下铁路”的活跃领袖，并且在南北战争中投身战场，领导北军，又在战后屡次发起女性平权运动。《别告诉她》是继《摘星奇缘》后，亚裔创作群体又一次在好莱坞工业中的集体亮相，一庄一谐，在文化差异的表象下探讨华裔族群内部日渐严峻的代际分裂。

以上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主创的性别为女，而是这些女性创作者在占绝对主导的男性叙事之外，创造了“她说”的视角和修辞，并且，女性本位的苏醒和发声不啻于一个地区、一个阶层、一种类型，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

这样一种正在发力的文化思潮，在奥斯卡的视野中成为“不可见之物”。垄断了奥斯卡提名的影片是哪几部？《小丑》《爱尔兰人》

《1917》和《好莱坞往事》，(被迫单身的)男人/老男孩、黑帮和战争，三个主题撑起奥斯卡和好莱坞牢不可破的结果，恪守着最顽固的内部视野。《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可以看作奥斯卡的某种镜像，95岁的伊斯特伍德对古典剧作方法和好莱坞语法的掌握是大师级的，但他在片中对女性媒体人的污名化令人发指，而他对此毫无自觉，恰似他在《骡子》里扮演的那个角色，脱口而出“黑鬼”时，丝毫不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谁说奥斯卡/好莱坞不会成为往事呢

2015年，“白色奥斯卡”这个标签出现在社交网络上，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直是社交网络的族裔和两性平权声浪，在倒逼着电影工业。即便如此，根据今年的统计数据，奥斯卡评委中68%为男性，白人比例占到84%，2020年已经到了，可说好的“女性评委和少数族裔评委比例翻倍”，做到了么？编剧伊萨·蕾宣读完今年奥斯卡入围名单后，失望地说：恭喜男人们。又一次，最佳导演的提名是清一色男人。在奥斯卡的历史上，只有五位女导演获得过提名，唯一得过最佳导演奖的女人是凯瑟琳·毕格罗，而《拆弹部队》被公认是一部“比男人更男人”的电影——女性被认可的前提是她成为男性思维和男性视角的执行者。

也许有人会说，至少奉俊昊让世界看到亚洲导演正在创造历史。其实，奉俊昊在《寄生虫》之前，有过执导《雪国列车》和《玉子》的经验，他是步了李安和阿方索的后尘，先进入好莱坞的体制内，再回到自己熟悉的语境中完成“毕其功于一役”的作品。与《卧虎藏龙》不同的是，《寄生虫》在奥斯卡加持之前，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话题之作”。流媒体带来影像传播形态和传播渠道的变化，年轻一代不需要奥斯卡的结果来“指导”他们看什么，传统影院的放映室对观众、对作品都在逐渐失效。

奉俊昊需要奥斯卡么？从老派的仪式感来说，需要。可这种老派的仪式感有现实意义么？毒舌的英国主持人瑞奇·热维斯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是怎么说的？“网飞(Netflix)干得好，但是没办法，今晚我们还是要做三小时的节目。”“穿貂的《猫》被骂成狗，可它老派啊。”老派和仪式，只是行业内部多此一举的需要。

所以，是奥斯卡需要奉俊昊，至少证明它没有自绝于“网生代”的影像传播。同样，不是女性和少数族裔的电影工作者低人一等地渴求好莱坞和奥斯卡的认可，因为那已经是无可阻挡的潮流和既成事实。而一个对更大范围的行业现状和现实世界漠视的评价体系，只会被翻篇、被遗忘和被湮灭。谁说好莱坞不会成为往事呢，这速度也许比我们想象得更快。

始于90年前的欧游，刘海粟带回又带去了什么



▲刘海粟油画作品《秋获》，曾入选法国秋季沙龙。

▲刘海粟油画作品《威士敏日落》。

(均刘海粟美术馆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日前，“游艺·开荒——刘海粟欧游九十周年纪念展”于刘海粟美术馆揭幕，以丰富的史料、作品诠释和回望了1929年至1931年，刘海粟受当时教育部之命赴欧洲游学考察这段艺术史上重要的拓荒之旅。人们从中能够看到，刘海粟欧游究竟带回了什么、怎样在形式、观念等方面为中国美术注入新的生气；又带去了什么、如何改变世界对于中国美术的认知。

此次展览为刘海粟美术馆成立25周年纪念特展之一。这一系列特展还包括“沧海一粟·壮丽一生——刘海粟文献展”“十上黄山绝顶人——馆藏刘海粟黄山精品研究展”。

带回直观体现西方绘画风格的作品，也带回西方艺术的引介与品评

刘海粟的欧洲之行，身兼使命，考察

欧洲美术教育和推动中西艺术交流与互动。

从上海驶出的船一抵达马赛，第二天刘海粟便迫不及待地参观了卢森堡、卢佛尔两个博物馆。到了巴黎，他便投入如饥似渴的学习中，上午学习法语和到博物馆临摹，下午到格朗休米亚画院选修人体和速写课。

此次展览集中呈现的两部分画作中，即可看到这样的学习热忱。其中一部分，是当年刘海粟在各大博物馆以1:1比例临摹的一批西方经典名画，如临德拉克洛瓦《但丁小舟》、伦勃朗《沐浴的拔士巴》、米勒《拾穗》、柯罗《珍珠少女》、塞尚《蓝色花瓶》；另一部分，则是当年刘海粟以西方绘画技法活学活用画下的一批欧洲风景油画，如《巴黎圣母院夕照》《巴黎圣母院河畔》《比利时鲁汶圣彼得教堂》《塞纳河之桥》《玫瑰村》。仅第一次欧游两年多时间内，刘海粟总共临摹、创作了300多幅作品。这些作品大多被他带回中国，1932年汇聚于上海举办的“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上，备受关注。

欧游归来，刘海粟除了带回直观体现西方绘画风格的作品，还带回了对于西方艺术的引介与品评。例如，他编了世界名画集，包括《梵高》《雷诺阿》《马蒂斯》《莫奈》等分册，1936年2月出版；他还撰写了《梵高的热情》《欧游素描·罗马巡礼》《现代艺术》《十七八世纪的裸体美术》等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各种杂志上，把从古典到现代的西方艺术分门别类介绍到中国。

将中国现代美术带到欧洲，并促成相关作品大规模入藏国外博物馆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欧游期间刘海粟也把中国现代美术带到了西方。

第一次欧游时，刘海粟创作于1922年的油画《北京前门》以及创作于1930年的油画《秋葵》都曾入选法国秋季沙龙，与一众欧洲当红艺术家的作品同台竞技，这两幅作品此次都呈现在观众眼前。当时，他对欧洲艺坛的认知颇为感慨，例如欧洲

人只知中国古代艺术而不知中国现代美术，把日本浮世绘之后的近现代作品等同于东方艺术。这直接促成刘海粟萌生将中国现代画展带到欧洲的愿望。

1933年至1935年的第二次欧游，刘海粟就是因为全权负责中德两国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而至。展览共将三百余件中国现代美术作品带到欧洲，近一年半时间里，先后于柏林、汉堡、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海牙、日内瓦、伯尔尼、伦敦和布拉格等地举办，累计观展人次约60万，并促成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国外博物馆入藏中国现代绘画。其间，刘海粟精力充沛，日程满满，在汉堡美术学院讲《中国画家之思想要素》、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讲《中国画与诗书》、在荷兰讲《中国画之精神要素》、在伯尔尼瑞典美术馆讲《中国绘画六法论》等等。此次身世的欧洲媒体对“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的报道以及刘海粟在各国讲学、示范中国画的照片等文献，都让人们得以窥见当年展览的盛况。

■本报记者 童薇菁

黄芪、灵芝、玫瑰、当归、茯苓、枸杞……在中医里，一味味药材功效不同，互相配合更能发挥奇妙的功效。昨天，澳中国际青少年世界上海研学会团来到荣庆堂中医药文化基地暨香囊制作技艺传承基地，走近传统中医药文化。

学员们兴致盎然地体验了一回“小小中医师”，在专业老师的介绍、指导下参与中药饮片称重、包装。中医世界的一切都令他们感到新鲜与好奇——可以精确到五十分之一两的戥称、用以碾磨药材的铜杵和铁钵，以及上千种琳琅满目的药材，让这些十多岁的孩子们直呼“神奇”。

澳中商业峰会执行主席卞军介绍，研学团成员来自澳洲各个中学，这些来自海外的青少年，很多是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医文化。在荣庆堂准备的知识讲座上，来自澳大利亚太平洋希尔斯学校的周盖伦反复提问：“能不能详细讲讲什么是冻结肩？”医师肖彬详细地解答了冻结肩、网球肘等常见疼痛性疾病的发病原因以及中医治疗的方法，并在讲座结束后，邀请孩子们亲身体验了针灸、刮痧等中医疗疗。

此外，研学团的学员们还学习了中药香囊“小粽子”的制作。荣庆堂香囊闻名中外，曾获得诸多殊荣。它的起源是长白山采参人为驱赶蚊虫随身佩戴的草药包。上世纪90年代，荣庆堂董事长戎爱娟将香囊布袋带到上海，当时用的是粗麻布袋，草药味刺鼻，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于是，戎爱娟对香囊进行改良，一面用江南刺绣制作香囊，一面去掉香粉的刺鼻味道，没想到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如今，荣庆堂陆续开发了十多款功效各异的香囊，有提神醒脑的、有预防感冒的、有预防冠心病的……2019年10月，荣庆堂香囊走访伊犁州，参与“一带一路”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2015年，荣庆堂中药香囊制作技艺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小粽子”不仅好看别致，戴在身上、挂在床头还有安神静心的功效。活动现场，孩子们手捧一针一线缝制的劳动成果感到无比开心。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推动力。”荣庆堂总经理余东介绍说，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和近30年的发展，荣庆堂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牢牢扎住了根。余东表示，中医是有趣而互动性强的文化体验课，是一个很好的“抓手”，能让传统文化以更加年轻鲜活的面貌走进青少年群体中。

“青少年正处在最佳的知识成长期，让青少年了解中医药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民族自豪感有着特殊的意义。”余东说。“小小中医师”“小小传承人”这样的中医科普课堂、实验课堂，已经举办过不下百场，深受青少年喜爱。

小香囊大文化，澳洲青少年走近上海非遗